

〈返家之路〉

李宏 110141514

夜深了，醫院裡亮如白晝，我卻看不見光明。

你因為肺炎住院的日子已邁入第二十三天，在醫院裡，時間的感知變得遲鈍，眼前分明明亮，肌膚卻瑟瑟發涼。

好在眼前的你靜靜地睡著了，嘴角微微上揚，牽動著歲月在臉上的紋路，交織成一幅令人心安的畫面。我走近病床前，將你胸口的被褥往上提了一些，確保你的夢境能夠溫暖和煦，不受醫院裡冰冷的空氣侵擾，但或許你出生在北方，骨子裏從來就不把這些寒冷放在眼裡吧，我輕輕握了握你的手，骨節大而飽滿，就是這麼一雙手，撐起了一個家，溫和、踏實、包容，也飽經風霜。「阿公。」我心輕喚著，「宏兒來看您了。」

心有靈犀，你在睡夢中眨眼睛。

※※※※※

時代的密度很大，每欲窺探，總自慚渺小。生命卻往往奔赴，那些記憶所繫的地方。

訪問外公，一臺黝黑的盒式磁帶錄音機、一臺略顯笨重的筆記型電腦，彼時的我確信可以用這個年代的產物，記錄一切有關於外公的回憶，殊不知整整一個時代的重量，何其沉重，又是何等的不可計量！總之，我按下錄音機，掀開筆電，試圖重現外公的生命軌跡，解離一個風雲巨變的深刻時代。

外公年少韶華時，生活在山西平遙的一個小鄉村內，他們上學，深信自己就像幾十幾百年前的孩子一樣，讀書，是人一生中必經的歷程，他們讀歷史，也深信自己不過是後人的歷史中不被提及的老百姓。但是時歲總是作弄人，它逼著你照它的劇本演，就算演得痛苦，也得演下去，演得好，說不定還能在歷史課本上占據幾個篇幅。民國 26 年，日本軍攻入外公所生活的小鎮，他被迫輟學，那時候外公還小，只覺不用上學是件可喜可賀的事，家裡也不會因此少一頓飯，如果天氣好，他們還可以上山摘採點果子野菜，為晚餐增添些許風味，但是原本尚守軍紀的日本軍隊漸漸地露出了本性，他們要錢、要蛋、要豬肉，還要女人。可想而知，在那個不算富裕的小鄉村，根本應付不了日本軍隊的需索無度。於是，日本軍隊殺人，亮晃晃的刀子，一下就是一顆人頭落地、一下就是一個生命的消逝。血泊讓小鄉村變為驚心的煉獄，人們也已染上嗜殺的獸性。

那一年，外公年僅九歲。

日本軍隊叫小孩子們看他們殺人，雙手被反綁的人們跪在地上，風過而無聲，草木凋敝，翻滾的細石刺痛眼睛，鮮少有人掙扎吵鬧，「刀子揮下的那一剎那，不會當即見血，待得半晌，才見鮮血從斷頸處汨汨流出」外公憤慨的說著，臉上

仍顯得憤怒，但藏不住情感的卻是他那淺灰色的瞳眸，依稀還透露著被時光沖洗後，淡淡的，恐懼。

※※※※※

床頭的病患資訊表清楚地寫著你的出生年，1928，而一旁的矮櫃上安置著一尊瓷杯，圓口長身，綠琥珀的色澤給人一種沈穩祥和的感覺，有條金龍棲於杯身，溫潤而典雅。聽聞你剛住院的前三天，因為用不慣醫院的塑膠杯而悶悶不樂，特別交代兒女將你的瓷杯帶來，「我要我那別緻的杯子」，你如此說。當初聽母親轉述這段趣事，我不禁莞爾，直到看見那條金龍在此時守護著你，我方才明白生肖流轉，自有深意。

你張了張嘴，用舌頭嘖嘖的舔拭乾涸的嘴唇，想必空氣有些乾燥，我悉心捧起這條龍，將熱水壺中的水注入其中，水柱沿著瓷杯內緣順時針流淌，蒸氣漫漶盤旋而上，在眼前暈散，我不禁想起小時候你教我泡茶，茶香也會隨著蒸氣濡染我的鼻腔，深吸一口氣，我輕輕拈起圓潤的杯蓋，收合過剩的回憶。

※※※※※

少了教育薰陶的的外公會變成什麼模樣，如今的我不敢細想，慶幸的是，當年外公的學習並沒有因為戰亂而停歇，外曾太祖母教導他讀三字經、百家姓，還有四書五經，背，就要背得透徹，絕不馬虎，馬虎換來的是藤條的亂舞，以及沒有晚餐的夜，等年紀再大一些，就得學寫字，拿著枯枝在黃土地上練寫，寫完了，雙手一抹，再寫一次。舉燭夜讀時，大人們總會正襟危坐的告誡小孩：日本人是壞人，總有一天你們得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。而孩子們則懵懵懂懂的聽著，直至沉沉睡去。隔天早上，日本軍人又來逗小孩子玩，他們徬徨在長輩的告誡和糖果的利誘下，最後，他們難敵口腹之慾，跟著日本軍隊一起行軍，因為軍隊需要孩子們來熟悉地形，走著走著，大人的告誡又在耳畔響起，於是幾個小鬼頭自知前方有蜂窩，卻引著日軍前行，「嗡～嗡～～」被惹惱的蜜蜂挺起屁股，用力的往日軍身上螫，而外公他們則繞道而行，在前方等著狼狽的軍旅，爾後，右頰腫了個包的隊長領隊衝出重圍，看見小孩們沒一處受傷，甚至還給了他們一些糖果，嘉勉道：「你們還真是厲害呢！居然沒被叮著。」外公呵呵的笑著，我想，當時外公他們一定覺得自己為了這個國家付出甚多吧！

民國 34 年，國軍戰勝，但平遙的小村落裡卻更苦了，回防的國軍部隊各個面黃肌瘦，連自身都不足以溫飽，於是一家一戶便負責一名軍官的伙食，雖然加重了他們的負擔，但大夥兒被勝利的氛圍所影響，也不以為意，生活還是照過，苦是苦了點，至少國家還是自己的。不久後，共軍的便衣就滲透進了這民風純樸的小村莊，一開始還不甚明顯，漸漸的人就多了起來，兩個，五個，九個……最後，國軍失守。外公說，他們私底下都稱這些八路軍的共產黨為土匪，這些人來

到村莊以後，就押著年輕力壯的男丁們四處破壞鐵路、毀損公物。這一切都深深地烙在外公幼小的心中，於是他立志為國家盡一份心力，民國 36 年，外公響應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，報考了陸軍軍官學校，所幸兒時的教育並沒有荒廢，他順利的在數千名考生中脫穎而出，成為第二十二期的學生，是年，許多家境不好的人們為求溫飽，也投入了軍旅生活，但些許不同的是，外公有個歡樂及溫馨的大家庭——那個如今只能在腦海中臨摹的，家。

※※※※※

「這是哪裡？我要回家。」你醒了，眼神充滿不安，惶恐的找尋著自己的來處。

「阿公，是我！我是宏兒，你現在在醫院，等到檢查都沒問題了，我們就能回家了。」我俯在你耳畔，提高音量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著。

你卻用我從沒看過的陌生眼神回應著我，突然的，你哭了起來，淚水嵌入眼角的皺紋中，在臉上散成無法收拾的滂沱。「你們都騙我，我明明好好的，為什麼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，我想回家。」

我緊緊握著你的手，死命抵抗鼻腔湧現的酸楚，卻仍舊徒勞。「今天大家都有來看你哦，身體好了，我們就回家。」

「我沒有家了」你嚎啕出聲，「沒有人要我了。這裡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平遙。你幫我問問，城內十一街該怎麼走，我要回家。」

一遍又一遍，你重複著想要回家；一遍又一遍，我輕撫你的額角，嗚咽無聲。

※※※※※

所言至此，外公的回憶之泉已然氾濫，化為兩道熱淚滾滾而下，或許兩個時代之間築有一道高牆，只需開啓一個小口，另一個時代的江水就會決堤。外公引著我步入書房，從上鎖的書櫃中拿出一本老舊泛黃筆記本，歲月的味道化作霉味朝我撲掩而來，我不及抵擋亦無從抵擋，我這才明瞭我是何等的無知，竟想用一些電子設備將外公的回憶複製貼上，有那麼一瞬，我木然地佇著，我在想，這世上還有多少感人肺腑的故事？多少價值連城的時代？又有多少像我一樣異想天開的時代挖掘者？

「宏兒～」外公喚著，我走近他身旁，看著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相片及記錄，起自西元一九四七年，終於西元一九九三年，四十六年，整整四十六年，這是一筆多麼深刻的思鄉存款，我彷彿可以看見當年外公書寫日記時所滴下的淚水，在扉頁上，濺起一代的悲歡離合。外公因為情緒激動，指著字句的手指不禁微微顫抖，他告訴我，這是當年從軍時，寫給父母的告別書，外公的眼淚又滑落了，這次，我在他的淚水中，見到的是媲美林覺民〈與妻訣別書〉中的偉大情操。

「中華民國 36 年（1947 年）8 月 山西省平遙縣城內 11 街

父母親大人：

原諒孩兒不孝，在此兵荒馬亂、人心惶惶之際，不能與雙親共患難。為了國家，兒決心獻身報國，赴（北）平從軍，心意已決，望父母親大人切勿傷懷，此去未知幾載，望多加保重，待兒歸來。

大哥大嫂居於太原，且尚有小妹隨侍左右，承歡膝下，兒暫可寬心。

關於兒之親事，為免誤人，請代兒退絕。時局不穩，未來如何，無可逆料。兒此去從軍，必刻苦奮鬥，力求上進，絕不辜負父母親大人之期望。臨別依依，不知何日能再侍奉雙親，請恕兒不孝！

未祝 安康

不孝兒趙思溫 泣叩」

「從軍樂，樂淘淘，男兒報國在今朝……」我似乎可以想見外公在前往北平的途中，與同袍哼著這首軍歌時的心境，是何等的難熬、何等的捨，但那時的他卻不知道，這一去，卻是與父母天人永隔了，曾經溫暖的家，也只剩回憶。在陸軍官校結訓後，被編列為預備部隊，在戰場上遠觀戰局，學習與「自己人」廝殺搏鬥的技巧，見證了戰爭的冷血及殘酷。民國 38 年，國軍節節敗退，蔣中正先生便帶著外公他們退守臺灣，因為這些青年多半沒有妻小，又年輕力壯，是盤值得孤注一擲的好棋。在舟山的那天清晨，天色未明，他親口答應帶他們回家，自信的神色感染在場的每一個青春的生命，深色軍帽的帽簷下，一雙雙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讓人看見了無所畏懼，只可惜這只是中正先生一廂情願的說詞，離開大陸的那一天起，外公沒有一刻不想家，相思像是疾病，只要有一個人哭出聲響，緊接著就是兩個、三個，然後就是此起彼落的哭聲，在航向臺灣的途中，錨定比海峽深沉的遠方。這讓我想起王鼎鈞先生在〈一方陽光〉中所寫的悟空和貓，「許送，不送……許送，不送……」。

※※※※※

2021 農曆年，疫情的緣故，探病都變得困難。年假結束，我也被時代押往工作崗位，一來一往之間，卻沒能見你最後一面。

但慶幸由我為你最後一次穿上鞋子，穿好了鞋，你才可以好好的出發，去任何一個你想去的地方。身為長孫，我也是孫兒輩中，第一個由你親手套上鞋子的吧，想到這裡，心頭就有股暖流，早春的涼意在身旁，也顯得無關了。

相較於時代的謊言，你在臺灣的親朋好友都踏實得多了，我們都一起在人生的最後一場典禮上送你最後一程。

「阿公！你看到了嗎？大家都很想你哦！」我心暗自向你呼喊，但沒喊出的是：你回家之後，也別忘了，這裡也是你的家。

※※※※※

來到臺灣以後，外公參與了八二三炮戰，也從一個小小的青年軍，升為排長、連長，到最後的上校總隊長，直至民國 78 年 4 月 3 日，外公終於有機會回鄉探親，回到整整四十二年不見的故鄉，老家依舊在，只嘆這四十年的時間實在太長，父親、母親、兄長都已不在人間，滄海桑田呀！所有的記憶斷層僅能靠仍在人間的妹妹來告訴他，一封大哥留給外公的信、一封小妹思念二哥的信，只可惜，外曾祖父母留給他的信，消失了，好像謎團，深鎖在解不開的時空裡。帶著兩封信，將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留給家鄉的親友，哪怕是一張一百塊的外匯卷，到行李箱中的內衣褲，對他們而言都是上天賜與的禮物，全留下了，臨別時，外公緊緊地握著他妹妹的雙手，他們允諾彼此，待往後通航更方便了，一定還要再見面。這一趟探親之旅，外公記錄得格外詳盡，好似這一別，就真的和所有的親人永別了，其中感人之處不及細述，而我的目光則停駐在最後的八句詩：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摧。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。」；「戰亂隔離四十載，游子遠從臺灣回。父母親人均已去，房屋依舊待兒歸。」

那天夜裡，腦海中不斷浮現外公的聲音，厚實的嗓音難掩蒼桑，複誦著日記本上的詩句，我彷彿被丟入一個浩瀚的虛空當中，想吐出些文字，卻又力不從心。這是外公的故事，這是他的時代下顛沛流離的故事，在整個大時代中，他或許只是個過客，生命的重量猶如埃塵，但是在他所記憶的時代裡，他卻是個完完全全的主人。我逐漸明瞭，在那個時空裡，感情的起伏，像潮起潮落一樣深沉厚重，背負著整個臺灣海峽，而四十年的時光，彷彿凍結在外公訣別親人時回望的剎那，凍結在孩兒與父母永恆的撒嬌與依賴。

※※※※※

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。有天夜裡，突然想起小時候你教我背的詩詞，或許你早就在時空裡留下線索，回首曾經，那些我對你的撒嬌與依賴。